

杂感与随笔

贪官的眼泪

□ 罗人伟

近几年来，我们经常看到，那一个个贪官被押上审判台的时候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脸色灰暗，涕泪纵横，痛不欲生。贪官的眼泪，已经成了审判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人们之所以关注贪官的眼泪，一是因为他们们的眼泪与他们神采飞扬、红光满面的过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二是有些贪官长期作恶，群众敢怒不敢言，终于盼来了他们的眼泪。三是有些贪官善于伪装，曾以“好人”自居，人们对他们们的眼泪大感意外，大跌眼镜。

俗话说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贪官本来是头顶光环，脚踏鲜花，突然一下掉进了万丈深渊，走到了“棺材”的面前。事已至此，无可挽回，他们不得不流下自己不想见到也预想不到的眼泪。世间凡人，谁无眼泪？从贪官眼里流出的泪水，其泪质与凡人并无差别。但其流泪的原因、背景、内涵则与凡人大有不同。综合贪官自述、媒体报道、世人评说，我认为贪官流泪的原因，主要有如下三种：

因，主要有如下三种：

绝望。贪官落马之前，叱咤风云，炙手可热。他们从上台的那天起，就以官为荣，握权自傲。只要是权力的触角能够伸得到的地方，都伸到了，能获取的利欲，都获取了。权力所致，物质、金钱、美女，应声而至。在权力的作用下，身边随从，言听计从，呼风唤雨。工作中，只须动动嘴皮，便使眼色，什么报告讲稿、调查材料、大事小情，全由下属操办，自己完全不费吹灰之力。出门有车坐，上车有人扶，下车有人提包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此种日子，谁不喜欢，谁不得意？如今，这一切均将化为乌有，还要承受牢狱之灾。人生所有的理想、前途、政治生命，统统走到了尽头。由此，绝望之情，油然而生。绝望泪水，夺眶而出。

悲伤。落马贪官，许多人都有一部骄人的奋斗史：有的贪官从小乖巧听话，发奋读书，街坊邻里夸其为“好孩子”“好青年”。有的出身寒门，经受过饥饿、贫困的磨练，艰难成才。参加工作后，他们积极向上，勤苦工作。善于办事，工于心计。领导赏识，步步高升。当他们登上权力的高峰时，家中父母、兄弟姐妹、亲戚朋友，无不以他们为荣，以他们为自豪。他们也为自己能光宗耀祖而欢欣。如今，跌魂落马，亲朋又为他们哀叹惋惜，他们则自觉愧对乡亲挚爱，辜负父兄厚望，而且从此失去了尽孝父母的机会。思来想去，悲从心来，泪闸一开，泪流满面。

悔悟。贪官在陈述自己的犯罪经过和教训时，普遍表示了深深的懊悔。一是悔恨自己疏于对法纪的学习与敬畏。面对法纪，有的人根本没有学，认为学不学照样有官当。有的人心存侥幸，认为除了天知地知行贿者知，有谁知？二是悔恨自己疏于政治思想及道德的修养。几乎所有贪官，都是为当官而当官。至于这个官是谁给的，为谁当的，怎样当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甚至对“官”字有着种种曲解以致于丢了理想信念，远离了党的宗旨，背叛了人民还自

以为是，忘乎所以。三是悔恨自己利欲熏心，见利忘义，经不起金钱物欲的诱惑，当了俘虏。种种悔恨袭上心头，泪腺膨胀，泪珠滚落。

俗话说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看着落马贪官流泪，人们议论纷纷。认为这些人当官当成这个样子，当初还不如不当这个官。当贪官的罪行大白于天下之后，人们发现原来他们的德性竟是如此龌龊，思想素质竟是如此低劣，人格竟是如此臭不可闻。那么，这样的人，当初凭什么一步步爬上官阶的宝座呢？这又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个沉重的问号，值得深思。

党的十九大为今后的反斗争、干部的培养、人才的使用，提出了更好更高的要求。我们可以展望的是，随着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，我们国家的贪官一定会越来越少，审判场上那道独特的风景一定会越来越淡。在我们的社会里，好官、清官一定会越来越多，人们对官的印象也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官民平等，上下同心，共谋幸福。如此，国家幸甚，人民幸甚。

散文

闲不住的母亲

□ 汪亭

山村的清晨，天刚蒙蒙亮。母亲缓缓走到老屋旁，用力推开笨重的樟木大门。“吱嘎”一声响，惊醒了打着鼾的父亲。父亲只翻了个身，又睡去了。

院子拐角的鸡舍里，几只老母鸡正“窃窃私语”。母亲迈着轻盈的步子不紧不慢地走近，拨开了鸡舍的门板。随后从粮袋里，用葫芦瓢舀了满满一瓢麦麸，倒进装着细碎菜叶的木盆里，揉和了一下，全撒到院子中央。顷刻，沉静了一夜的小院，就这样被鸡鸭吵醒了。

父亲在小小的院子里栽了两棵树，一棵是四季青，一棵是泡桐。青黄相间的叶儿，随意地、簌簌地落满屋顶、窗台、鸡舍、石磨。母亲最头疼这些“常客”的光临，但又无可奈何。竹枝编制的大笤帚，不知扫掉了多少把。

屋后，是方形的菜园子，母亲自己开发的。这个时候，整块地里就剩下大棵大棵的青菜。翠绿色的菜叶，寒露滚动；白白胖胖的杆儿，稳当地端坐着。一棵挨一棵，相互间，你吵我，我闹你，好不欢快。母亲踩着石板，挎着簸箕，蹲到地凹里，一手一棵，利索地把他们连根拔起。

炊烟跟着太阳一同升起。昏暗的晨光下，母亲用一把麦草温暖了冰冷的锅灶。白米粥在铁锅里尽情地翻腾舞蹈。往灶中塞了一根木桩后，母亲起身赶到门前的小溪边。

小溪边，一篮子青菜，一大盆衣裳，正等着母亲呢。溪水哗啦啦地流淌，母亲卷袖浣洗，一片片菜叶开始不老实。冷冰冰的溪水，着实让这些小家伙无从适应。但母亲却依旧麻利，抡起棒槌，把厚重的衣裳敲打得水花四溅。

母亲常年不见血色，骨瘦如柴的手，也就在这寒冷的冬日里，入水洗衣裳之后，才会变得红肿白肿。

父亲坐在屋檐下，手捧一碗粥，“嘎嘣嘎嘣”地嚼着萝卜干。太阳已经爬上窗台。母亲拎着一桶衣裳，一件一件地拧干、晾挂。屋檐墙壁上，几串红辣椒、白茄子，笑得龇牙咧嘴。

早晨的时光，一溜烟的功夫就过去了。母亲终于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粥，被溪水浸泡的手指有些不听使唤，两根细细的筷子硬是拿不牢。

“地里的山芋要刨出来了。”父亲靠着门框，一边摆弄农具，一边小声嘀咕。坐在灶旁的母亲听到后，咬了几大口馒头，咕嘟咕嘟地喝下米粥，开始收拾灶台上的碗筷。

山芋种得不多，一亩不到的地儿。父母各自低头弯腰，小心翼翼地刨着土。不一会儿，沾着泥土的山芋，似一个个壮乎乎的娃娃，一堆堆或坐或躺在地沟里。

夜色渐渐弥漫村庄。回家的羊肠小道上，一担山芋，轻而易举地压弯了母亲瘦弱矮小的身躯……

随笔

腌菜

□ 泥人

过去家里穷，每到秋天，总要腌制几大坛咸菜，以备过冬。品种基本就是白菜、芥菜、雪里蕻。母亲在时，腌菜全是她的事。母亲走后，生活更加捉襟见肘，腌菜度日必不可少。看看左右，弟妹还小，这腌菜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这个当时十几岁的老大头上。

买菜、晾菜、切菜、腌制，一整套程序虽然生疏，但毕竟经常看母亲操作，耳熏目染，也做得有模有样。有疑惑，可向左邻右舍的阿姨大妈讨教。

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腌菜不知当年母艰辛。菜要经霜才腌得好吃，因此，腌菜时节气温一般都已见过零度。这时候在水中洗菜，手指冻得像一节节红萝卜，先是针刺的感觉，后是麻木，凉意顺着胳膊往身子里钻，冷得发抖。幼时伴母亲在塘边洗菜，只知道在水中砸石子、打漂漂，哪里晓得母亲的冷。

母亲说，腌菜是讲究“手气”的，“手气”差的人腌菜，吃不了几天就一拳到底（比喻烂到底），“手气”好的，腌的菜吃到第二年夏天都嘎嘣脆。可能是遗传了母亲的好“手气”，第一次腌菜，就大获成功。从坛子里掏出的菜，放在盘中黄灿灿，吃在嘴里脆蹦蹦。

腌了多少年菜，知道腌菜除“手气”外，也是有讲究的。买回的菜一定要晾，晾短了，腌的菜水多，且容易烂；晾长了，菜又容易“皮”，腌出的菜不脆蹦蹦。菜要洗净，不洗净，不卫生不说，还砂牙。最重要的是腌制，一双手在大盆里将菜一遍遍地揉搓，急不得也缓不得，就那么近乎匀速地盘弄、翻托，直到出汗。放盐也很重要，盐放多了“喉人”（太咸的意思），盐少了又酸，恰到好处确实很难把握，这就是许多腌出的菜或咸或淡的缘故。

年年腌菜，便玩些花样。比如在坛底放上几匹石蟹，在白菜心里裹上生姜和辣椒等等，一盘盘白菜端上来，白的梗、黄的姜、红的椒，像一幅诗意的作品，让人生淡，更让人开胃生津，垂涎欲滴。

没想到，这菜腌得却好让我出了名。亲戚朋友无不称我的腌菜为“天下第一”。近有长年在外打拚的朋友归来，席间提起我的腌菜，仍不断地感叹：“流口水啊。”他十几年前吃过我的腌菜，而我曾经居住的老居民楼，每到腌菜时节，许多邻居不惜好烟好酒招待，单为请我为其腌制一坛小菜。

现在生活好了，家里有腌菜坛子的越来越少，城里会腌菜的更少。但吃多了大鱼大肉，就想换换口味。于是就有人做腌菜的生意，一年四季腌制蔬菜来卖。我家附近就有一对农村来的中年夫妻，租了一套带院子的房子专门腌菜，几年下来，竟在小区买下了一套商品房。

时至今日，我还一直保留着自己腌菜的习俗，吃着自已腌制的菜，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。

天下来宾

□ 刘陆文

九，南疆大地风雷激荡，旌旗红。新世纪，二零零二年，撤地设市，来宾迎来好机遇。

天下来宾，山水瑰琦。瑶山峻秀，古树参天，巅峰云海，溪水潺湲，荣膺旅游圣境；百崖曲涧，飞瀑千尺，幽壑十里，四季氤氲，客赞世界罕见。大藤峡谷，两岸巍峨，急流倒涌，涛声若雷，毛公泽东亲笔题字；三利湖泊，碧波浩渺，汀兰岸芷，渔舟晚唱，位列国家湿地公园。最祥之景：白鹭绕牛群歌舞，蓝天映莽原葱郁。马鞍奇石，型纹色绝，晶莹剔透，质优韵雅，被誉为山石极品；古象温泉，青峰环抱，热气蒸腾，雾霭缭绕，仿佛蓬莱仙境。桂中水城，春光潋滟，晴岚画柳，松竹相依，宛若梦中天府；滨江楼高，直插云霄，亲水秀阁，临岸耸峙，犹如上界琼霄。跨壑桥横空出世，飞架南北，新城区平地崛起吃立西东。

天下来宾，人文繁盛。莫氏衙署，土司制度之物证，获称壮乡故宫；武宣文庙，尊儒崇学之遗迹，传承古典风格。文晖宝塔，造型古朴，技艺高超，彰显社稷聪颖睿智；诸座寺观，暮鼓晨钟，声闻于市，祈福庶民祥和安宁。将军府第，黄家庄园，历百年沧桑，笑看花开花落；纳禄故村，运江老镇，览风云际会，任由霞起霞飞。回眸汗青，辈出英才，名扬千秋；宋朝谢洪谢泽，清代陈仁陈旭，分为兄弟，先后同科进士；两粤宗师郑小谷，晚清进士及第，

经学一代大家，美誉江南才子。历代名贤，掌故垂史，传颂后世：中唐刺史柳宗元，访友仙人山，深情赋诗；北宋右丞相李纲，亦驻足仙城，吟咏赞美；明代末叶，徐霞客南来，放舟黔江，有记述倾情。诸位前贤，经天纬地，文治武功，奇勋泽世；当代名宿，高风亮节，竭忠殚精，心系黎民。漫画大师廖冰兄，悲愤之作，为民代言，震撼画坛；社会学泰斗费孝通，更是五赴金秀，探秘瑶寨，著文人典。壮哉来宾！煌煌史迹，标树后代敢为人先之榜样；谆谆遗训，滋养新风人心容天下之精神。

天下来宾，赶超称雄。建市以来，凯歌频奏。高科技引领航向，打造转型工业园区。港产城一体化，构筑口岸商贸重镇；蔗甜稻香鱼跃，竖立现代农业标杆。交通枢纽，四通八达；高速公路，纵横六县；铁路航运，连接五洲。新兴都市，溢彩流光；亭榭隐现，大道畅行；森林错落，单长莺飞。强科重教，人才汇聚春满城；保障民生，百姓乐业喜安居。甘霖普降，艺苑奇葩簇簇；园丁勤灌，学堂春风款款。雄哉来宾！和衷共济，描绘砥砺前行新宏图；戮力同心，谱写奋进超越美华章。

嗟乎！撰赋天下来宾，憾无生花妙笔；描摹来宾胜景，幸有浓郁乡思。祝曰：宾城亮丽芬芳，赤子心长怀雄心壮志；明珠璀璨耀眼，魅力日增百业强！

城市沿革：来宾，地处广西中部，故有“桂中”之称，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。秦统一岭南时，在境内首设县级行政建制，汉、三国、南北朝均在境内设桂林郡治。唐朝，境内置象州、严州等专区。1970年柳州专区改为柳州地区。2002年12月28日设立来宾地级市，撤销柳州地区。

天下来宾，气宇轩昂。虎踞八桂正央，坐揽形胜江山。东襟黔江波涛，西枕红水河畔，南临昆仑要塞，北屏瑶山崇高。拥峦抱嶂，纳河吐川，涵涵山水之神韵，荟萃造化之奇功。群峰竞秀，千姿万态，遍布百屯，真天下少见；江河汇流，翠岭水郭，集于一方，实神州稀有。斯时也，昔乃盘古文化发祥之宝地，今为人类创业宜居之热土。

天下来宾，历史深厚。麒麟山遗址，标识旧石器时代文明；秦统一岭南，首设县级之行政建制。爰及刘汉，南北两朝，桂林郡治，均在境内。自此以降，人兴气旺，地名多变而位益重，曾经数代而久不衰。因有通江达海之便，向为商贸云集之域；倚仗广西腹地之势，每为兵家必争之区。太平天国起义，屯卒布阵，天王登基；抗击日寇入侵，军民合力，血溅河山。岁月峥嵘，桂中第一支部，于此建立。一九四



金色港湾 (苗吉摄)

诗歌

元旦钟声

□ 路志宽

太阳东升西落，把昨天按部就班地送去
大地精神抖擞，竖起每一根神经
岁月的钟表，发条上紧
五湖四海，三山五岳
都在希望中等待

钟声响了，一声低沉一声缓慢
遥远的地平线上，一个熊熊燃烧的圆
给你奋斗的一生，提起预示出一个最好的结果

无需愁肠，无需雀跃
有梦想，就会有希望存在
滚烫的圆里，有着光明的图腾
天地之间，都在等待一个红红火火的新年

那些怀揣着梦想上路的人
一定会一直坚信，新的一年
一定会有更多更多的人，梦想成真

新年，花开

□ 吕会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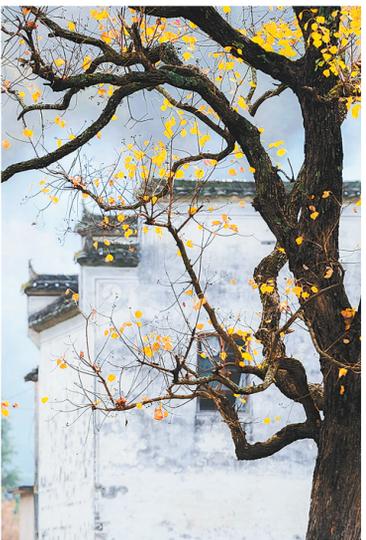
我想在一月的日子里
与一些花儿相遇
在落雪的枝头
或者洒满阳光的窗台

那些花儿
应该从古诗词的意境中走出
或者在现代诗的字里行间
悄然地绽开

寒冷的北风
无法阻止它的脚步
那抹靓丽的红
为冬涂上最喜悦的色彩

在鸟儿啼鸣的清晨
或者月光澄澈的夜晚
走近一朵花
淡淡的芳香驱走心的阴霾

我想在一月的日子里
与一些花儿相遇
或者也开放成其中的一朵
迎接这崭新日子的到来



乡愁 (毛毛摄)

散文

凝望一缕炊烟

□ 甘埤

不知为何，我总会无缘无故痴痴地凝望着缕缕炊烟，望着望着，便望见了童年，望见了那些如烟如梦的往事，望见了那些暖暖的时光岁月。

儿时的我极喜欢凝望一缕炊烟。那时，我站在田野上，落日的余晖依偎入群岚，血红色的彩霞在天边肆意铺展。这时候，抬望眼，村子的瓦顶上，那个沉稳而庄重的烟囱便升起了丝丝缕缕的炊烟来。起初，那炊烟很疏，也很淡，淡淡疏疏的炊烟在烟囱里不紧不躁地遮遮掩掩，袅袅款款地冒了出来，正如我羞涩的童年。

顷顷，炊烟随着夕阳的隐没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浓。于是，微风为笔，自然是墨，天地做纸，炊烟、村庄、彩霞、远山、近水构成了一幅灵动的水彩画，那么绚丽多彩，那么灵动动人，怎能叫人不喜欢！因此，我便喜欢了凝望那一缕缕炊烟。

有一回，我与母亲在厨房里忙活，母亲炒菜，我升火。那时我还小，初学升火，结果因放柴草过多把整个炉灶塞得严严实实，塞不

透风。这时，火烧不起来，一团团浓烈的烟雾从灶的四面八方喷涌而出。霎时间，整个厨房浓烟滚滚。我被熏得泪眼汪汪，一边擦着眼泪鼻涕一边跑出来。擦干泪水，舒了口气，抬头一看，我看见了我家瓦顶上的那个烟囱，烟囱里升起一股浓浓的炊烟，四周的瓦缝间也有或浓或淡的烟悠悠飘散。我痴痴地望着，突然，炊烟淡了。我赶紧跑回厨房，发现母亲已经把火烧起来了。

这是我第一回看到我家烟囱升起的炊烟。我好奇地问母亲：“妈，为什么烟要从烟囱里出去？”母亲一下被我问住了。其实，母亲没有文化，她哪里懂得个中道理？良久，她摸着我的头搪塞着：“烟不从烟囱出从哪出呀？”说的也是，就如一颗心，一缕情，一个家，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密不可分。

从那以后，我总爱看我家瓦顶上那柱烟囱，只要母亲在厨房，烟囱里准能升起一缕炊烟。于是，每当我出去疯跑疯玩时，累了，倦了，急匆匆地跑回家，一眼望见我家瓦顶上那

缕炊烟，我就知道母亲在家里，于是我便会高声不停地呼叫：妈妈，妈妈，妈妈……此时，厨房里也会传来声声应和。

然而，有一天，当我从遥远的他乡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，抬头凝望那缕炊烟时，那缕炊烟却不见了，只有那柱烟囱，孤独地、静静地、冷冷地依旧立在瓦顶间。我焦急地喊了声妈，却没有回应。门缓缓地开了，是父亲。“你妈都走了还喊什么喊？”父亲凄凄地说。我一下从梦幻中醒过来，是啊，母亲早已去世多年，也难怪那烟囱那么孤独、那么寂静、那么冰冷！我看了看佝偻孱弱的父亲，昔日伟岸的他，如今也已瘦得只剩一副骨架了。看着父亲，我不禁悲从中来，泪水在我的脸颊漫流成河，其实，我多想它能漫成一缕炊烟，永远升腾在瓦顶的烟囱里。

俗话说，有炊烟就有人烟，有人烟就会有炊烟，炊烟是家家户户团团圆圆的标志，也许这就是我喜欢痴痴地凝望一缕炊烟的缘故吧。